



# 一粒麦的旅行

彭小宁

大家好，我叫麦粒！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乡村“胖妞”。灰黄的肌肤，憨憨的身材，腼腆的性格，硬朗的体质……这可都是我的“故乡”赋予的。  
梭子形饱满的身材，一条挺直的凹槽将我圆硕丰腴的身体划分成均等的左右两半。别看我肤色深沉，其貌不扬。其实，我的内心纯净无瑕，粉白细腻，是五谷之首选，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生命延续的首要保证。  
国庆节前后，勤劳善良的乡亲们带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愿景，将我和我的家人播撒进一溜溜黝黑肥沃的土壤中。  
锃亮的犁铧划开了岁月的一道道沟渠，播种机的“脚丫”撕开了崭新的一页。一个个小精灵般，我顺着庄户人满是老茧的指尖，沿着机械曲曲弯弯的管子，欢快地跃入芬芳的泥土里，那是我生命的起源。  
湿漉漉的土壤轻轻覆盖，瞬间，我的四周一片黑暗，没有了人声鼎沸的欢乐场面，感觉自己快要迷失了方向。我听见自己的心跳，那是来自胚芽的嘱咐，“赶紧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伸出双手向上！”  
三五工夫，性情刚烈的我先率先掀开封在头顶的那方泥土，从缝隙中挤出鹅黄色的

小脑袋，尖尖的、嫩嫩的、娇羞着。我看见了熟悉的蓝天白云，还有金灿灿的阳光。  
我贪婪地吮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阳光的温暖与爱抚，欢快地伸展开卷曲的身体，高呼着：“大家快出来，快出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听见我的呐喊，旁边和我一起还躺在湿润泥土中的小不点，揉着惺忪的眼睛，扒开肩头上的那些枯叶、泥土，迫不及待地冲破封锁，拥抱在一起。  
一周时间，原先乌黑寂寥的土地上，有了点点黄中带绿、绿中透亮的新生命。它们变戏法似的见风就长，只一夜，那点点翠绿就变得愈发清晰喜人，恰似一列列整装待发的勇士。站在地畔观望的爷爷爷，脸上的笑容如同这个季节开得正艳的菊花，层层叠叠，下巴处那撮灰白色的山羊胡子一翘一翘，嘴里自言自语念叨着，“今年墒情好，出苗率高啊！明年丰收又有指望了呀，哈哈！”听见主人发自肺腑地赞叹与褒奖，我如同打了鸡血般兴奋，扩张散叶，根株结盘，安营扎寨，不亦乐乎。  
转眼间，气温骤降，初冬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赶紧前俯下娇嫩的身姿，紧缩每一处毛孔，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明白，成长永远不会顺风顺水，不经风雨雨，怎能见彩虹？乡亲们看见了我的心酸，送来了一车

车农家肥，那带着主人关照的生根剂，让我单薄的身得到保护。一场北风呼啸，下起了鹅毛般片片白雪，这是世界赠与我们的厚厚“棉被”。常言道：“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遥远吗？  
来年二三月间，蕴藏了一个冬天的我，从沉睡中醒来，打着喷嚏，抖落挂在身上的颗颗露珠，春风举起双手，拥抱着如同醉酒后的我，偷偷告诉我，这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更是一个踔厉奋进、一往无前的时代。  
扩枝散叶，拔节孕育，我的生命将在这场轮回中变得更加激情澎湃。阳光、空气、充足的水分让我的个头如雨后春笋般猛蹿。我开始变得忙碌起来，长高，分蘖，长高。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脚下悄悄跑来一些不速之客，偷偷吮吸着本该属于我的营养，正当它们乔装打扮，洋洋得意时，一把锋利的锄头猛地一下伸向它们的脖颈，我的地盘当然永远属于我啦。  
时光悄悄走过，我的肚子也在一天天变大，孕育新生命的季节而至。一场适时、细如丝线的春雨悄然来了，给我的生命旅程注入了强劲动力。一夜春风，我的头

顶生出了尖尖的麦穗，像毛笔，正羞涩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日出、日落，成长、变大，生命就是这么奇妙，我又变成了老爷爷爷手指般粗细，挂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白色的小花，如夜空中的星辰。  
一天夜里，一阵妖风偷袭了我的地盘，它们肆意拍打、摧残着我的身体，欲抢走我怀里的宝宝，我害怕极了。身子紧紧贴着地面，如同一只弯曲弓箭，东摇西摆。但它们哪里知道，我的根早已深深扎进母亲的怀抱。第二天，阳光冉冉升起，我还是骄傲地挺立着，昨夜的那场较量，并没有阻碍我前行的脚步，反而历练了我的身心，使我更加茁壮、健康。  
儿童节过后，经历八个多月的岁月洗礼后，我终于孕育出了累累果实，长出了一穗穗金灿灿、沉甸甸的麦子。我低着头，弯着腰，我这是想家了吗？  
收获的季节到了。乡亲们挥舞起锃亮的镰刀，收割机的轰鸣声由远至近，我知道，这一场生命的轮回就要完成了。望着堆积成一座座山丘似的我们，乡亲们开心极了。  
我的芳香，飘荡在乡间的沟沟峁峁，飘进每一位奋进者的心田。我的金色，也装点起了祖国的大好山河。

# 照金行见

任丹江

时令已是初冬，小镇照金风静云闲，清浅的阳光洒在身上，柔柔的、暖暖的，给人一种别样的舒畅感。  
初识小镇，四面环山，林木掩映，静处洼地，与家乡商洛的山水人字十分相像。红色，是这里最鲜明的标识。照金干部学院、陈家坡会议旧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就连小镇的多数住户，房屋的外墙也是整齐划一的红砖结构。干净的柏油路两旁，一面面国旗像无数把燃烧的火炬，镌刻着共产党人矢志革命的光辉道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照金儿女接续奋斗的铿锵足迹。  
落日余晖照我行，闪闪金光步履匆。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大自然深处，这片红色热土格外令人向往。驻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广场，放眼四顾，天朗气清，白云漫卷。纪念馆门前，革命先烈们的雕

塑巍然高大，神情坚毅，悠闲的和平鸽相互追逐，轻盈地飞舞着，盘旋着，好似昭告先烈今日之太平盛世。另一头的缓坡地带，一颗巨大的五角星金光璀璨，将湛蓝夜幕下“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牢记使命，建设幸福新照金”的字样映照得愈发清晰。  
走进馆内，陈列的历史资料、图片、文物，结合各种现代化技术，一幅幅、一件件、一幕幕，立体式呈现给广大受众，刘志丹、谢子长等百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事迹感天动地，直抵人心。最好的缅怀是不忘初心，最好的告慰是砥砺前行。新时代的我们，国家康宁，物阜年丰，人民幸福，生逢盛世何其有幸，我们自当奋勇前行。  
离开纪念馆，我信步向前。不久，便走

到一处十字路口，目之所及处，却是一幅烟火气十足的小镇景象。傍晚时分，街口的小摊小贩、小舍小店随处可见，有卖瓜果蔬菜的、有售五金杂货的，还有的打尖住店、休闲娱乐的，一应俱全。光影交织下，灯火通明中，吆喝的是越来越好的日子，叫卖的是不比一年红火的光景。这中间，还不夹杂行路歇脚人的叫嚷声、顽皮孩童的嬉闹声。然而，对三五成群闲坐一处，画地为盘，正于“楚河”“汉界”厮杀的耄耋老者而言，他们仿佛置身于尘世之外，俨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悠然神态。在与店家的攀谈中，我了解到，近几年照金依托丰厚的红色旅游资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闯出了一条集党性教育、培训学习、红色旅游、生态康养、特色产业于一体的致富致富新路子，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因时间紧凑，次日一早，我起床洗漱完毕，专程踏着微凉晨光，在鸟儿啾啾中徒步至纪念馆背后的山头。一路上，呼吸着甜丝丝的空气，周身被连绵起伏的山脊裹挟着，给人一种宁静而厚重的舒适感。约莫15分钟的路程，便来到山顶。广场中央的纪念碑岿然耸立，如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庇佑着小镇一方儿女。默哀、鞠躬、追思……我怀着感恩之心，向革命先辈虔诚致敬。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淡忘英烈的民族没有魂！  
返回途中，逐级而下，此刻正值旭日东升，万丈霞光铺满山川，唤醒了小镇崭新的一天！



# 心随周庄一起疼

周文治

在周庄，与小妹一样以从事农耕生产为主的乡亲仅有四五户人家了。  
其实我懂，她是一直不甘心过那种春秋播，在土地上刨食的日子。当年如果继续上学，也许能考上中专，做个教师，或者乡村医生。这一点，也成了我和二哥心中永远的痛。当年我和二哥同一年考上学，他上了大学，我上的是中专。这曾是安家河一带的轰动新闻，但小妹却永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我后来才知道，小妹如要继续读初中，就必须住宿，至少得一床被子。家里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她才无奈告别了读书生涯，那年她14岁。  
我知道父母的难处，当时我和二哥都在县中上学，每到新学期报名时间，父母熬得整夜无法入睡。要筹集给我们两个人的报名费、学杂费和书费，还要交伙食费。这全靠父亲背木料到50里外的川道，卖了拿到钱才能保证我们能按时上学。我和二哥考上学那年，父母要给我们同时置办两床新被褥。离开家的时候，父亲在信用社贷了15元钱，才给我们兄弟俩每人做了一件白衬衫，不使我们进了城大寒酸。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顾不上小妹了。  
不屈命运运的妹妹失学后，便开始学习一门手艺，和庄子里的几个女娃参加了一个裁剪培训班。尽管她学得很用心，也

掌握了裁布、缝纫、机绣等技术，但要购置一台缝纫机，在当时的情况下，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  
那段日子，小妹除了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外，还要给父母帮工。上坡放牛，下河拔猪草，更是她的主业。在我们毕业的前一年，小妹年仅17岁，父母就替她答应了一门亲事。小妹似乎也认命了，和父母是一致意见，默许嫁给同住一个庄子里我现在的妹夫。  
小妹结婚，我托人帮忙，在百货公司买了一台优惠价的锁边机。按说锁边机、锁边机和熨烫设备全部齐全，凭来料加工，算是一个好营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忙活了一年后，活却是越来越少了。那些设备最终成了摆设，也成为妹妹人生中的一个伤心的见证物。  
妹夫心性高，不想总在外面打工。后来，她开始在家里筹办养猪场，这是她的第二次创业。妹夫办起猪场后，我们哥俩与妹夫一家人，和猪的命运拴在了一起。他们有自己的长远打算，搞粮食种植、饲料加工和养猪业“一条龙”的多种经营。妹夫的设备，能加工粮食，能磨豆腐，还能给牲畜打料。我每次回家，听见机声隆隆，见妹夫总是满身灰尘。我很心疼她，总想帮他们点什么。为此我还专门研究全国的养猪业和市场情况。

前几年，我信心十足，想帮妹妹办一家合作社，滚动发展成家庭农场，并期待把周庄打造一个休闲农业示范园。我甚至和二哥、二姐夫商量，想每人拿出10万元，共同投资来做这件事。  
周庄的后壕、张家堰，原来是乡亲们的饲料地，也曾经是保命田。但这些地方，已彻底荒光了，让人觉得可惜。我请来林业局的帮手帮忙，规划拟建核桃林园，林下发展养鸡，间作用药牡丹和中药材。妹夫出租金从群众名下租回地，雇人除草，栽树。但是杂草总是除不尽，没有春风也照样疯长，很快便将栽植的苗木淹没了。除草管理成本很高，特别是上壕的路也几乎废弃了，如果再扩大生产，就得解决水、电、路的问题，这并非易事。看到这诸多困难，曾经几个心动的乡亲也默不作声了。这些困难咋解决，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凭妹妹和妹夫的能力，那更是为难他们了。就这样，这次由我充当设计师的创业梦想，也只能暂时搁置了，只恨一介书生终无力帮她。  
曾经魂牵梦绕的周庄，在我眼里总是充斥着田园牧歌式的诗意和唯美。这时却忽然发现，过去的文字是那么肤浅，我笔下的周庄不过是一种文学地名，现实的周庄却依然让我充满迷茫和困惑。  
妹夫还在养猪，只敢保持在百头以内，

是周庄唯一的养猪专业户。多年了，我尽管没有像妹妹那样，干着又脏又累的活，但我的心始终和他们一起，跟着揪心跟着疼。周庄这个曾经200多人的村庄，现在留守在这里的不过20人左右，也大多成了“两栖型”人。年轻的一代大都在川道和县城，甚至在更远的地方安家落户了。妹妹的两个孩子，女儿嫁到了西安，儿子成了县医院的医生。他们的生活与周庄越来越远了。  
我为周庄写的文字，妹妹是最忠实的读者。她有时也认真地问我：“哥，你说我们周庄以后到底会变成啥样子，该不会永远消失了吧？”我只想告诉她：“个人的命运，始终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一个村庄的命运也是如此。”也许若干年后，周庄会成为那家农业公司的一处种植园，也许会像欧洲乡村那样，成为最能留住人的地方。  
我还想告诉周庄的乡亲，我的心会随着他们一起，始终跟着希望在跳动。

# 秦岭匠人(组诗)

郑学良

### 篾匠

时而十指翻飞如花  
时而扳、敲、叩  
一位乡村篾匠编篾，正忙于这古老的手艺  
  
烟锅叼在嘴中，鼻孔冒出淡淡的烟雾，仿佛劳作在仙界那传出的轻轻的竹篾声犹如一曲自创的乡村轻音乐绕梁三日不肯散去……

### 瓦匠

一位把泥土做成花朵为天下遮风挡雨的人，系着草衣站在自己做成的木台前把揉熟的黄泥拉坯，围在一个手工的圆筒上，手持两把木拍推着圆筒拍打，然后顺圆筒等份的四条凹槽拉线，晒干，拍成四瓣，烧制这就是瓦的制作工序，这就是为人类带来文明的人……

### 铁匠

铁也有心软的时候，特别来到铁匠的面前，平时铁是个铁青的面孔，而此时已激动的满脸通红。更像个听话的孩子，让它方它就方叫它圆它就圆  
  
当它一离开铁匠，就显出了本性你就是将其粉身碎骨，它也从不会向你屈服求饶，说一软话……

### 木匠

木头通过木匠的手才实现了自己生存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一合木门迎君子也防小人一杆秤称轻重也称良心一道房梁扛风雨也聚人心让不同的树种结合到了一起不分大小贵贱……  
在乡村，从摇篮到棺材木匠是那伴随了人一生的那个人

### 弹花匠

左手把弓，右手执捶只听得“砰”“砰砰”，一张弓在一张案上游走只见棉絮轻轻飘起又缓缓落下如此一床棉花网套在弹花匠手下生成  
  
最喜那插在后背的一根钓竿叼着手中的弓，仿佛一条鱼又或是一只蚕，为人间织出了一床床温暖……

# 商山抒怀

刘全保

石梯迤迤数千，岂孤途可攬天。  
峻岭琼林争竞秀，清枝翠鸟唱吟欢。  
云浮碧落烟霞卷，草舞楼台百卉妍。  
四面江山收眼底，诸般远志在乡关。

# 赞洛南新八景

杨恩儒

九燕扑幔势非凡，神龟负书盛名传。  
晴日云蒙景观华，页山古柏五千年。  
老君修炼成仙地，草链云雾锁千山。  
佛山红叶惹人醉，抚龙碧波映鸾鸾。

# 商洛山

(总第2665期)

